

诗路歌歌

中原的风采

——写给崛起中的郑东新区

高旭旺

白云与蓝天结伴
从郑州福塔走下
语重心长地告诉华灯和炊烟
郑东新区的崛起与发展
像黄河上一道雨后的彩虹
湿润润,红彤彤
第一时间,把自己的生命
青春,爱情,理想和信念
无私地献给中原

二
五玺广场的傲立和凸显
黄河南岸的高光
赢得国内外 眼球和崇拜
走出国门,以担当的勇气
填补河南国际会展中心
从无到有的空白和理念
同时,又争得了郑州世贸中心
枢纽中心的大手笔
和大格局的风采

三
鸟鸣与森林结伴
从呼吸与氧吧上走下
泻绿滴翠,告诉湖光山色
郑东新区的建设与发展
是郑州从自然走向大自然的突围
是营造都市环保的最佳亮点

商务内环
像一只凤凰开屏的羽翅
商务外环
像一朵荷花跃出水面的笑脸
一起孕育,这座城池的万家灯火
一起滋养,这座新城的安居大业

四
蝴蝶与蜜蜂结伴
从亮晶晶的星辰上走下
你追我赶地告诉阳光
郑东新区的荣誉与光环

看啊!一朵朵绽放四季的鲜花
听啊!一池池戏闹龙湖的鱼群
描绘,郑州人的觉醒与使命
颂赞,郑州人的智慧和心愿

五
蜿蜒的金水河
宽阔的中州大道
兄弟般交会在一起
畅谈新郑机场跨越航空港
赞美中欧列车天堑变通途
遨游世界的钢铁誓言

在路上,郑东新区因腾的灯盏
聚光,聚人,聚心,聚德
讲好郑州故事
绘中原蓝图
给新时代,新征程,新伟业
交一份让郑州满意
人民放心的时代答卷

七孔骨笛

——河南博物院见骨笛有感

衣水

细长的骨头。鹤步于水草
仿佛两条简谱摇曳的音符

它褪去腐,却刻下等长的韵
沉寂一管长笛

它的乐音像它的身体一样
丰腴藏进灵巧
八千年的暗夜一路流淌
阳光镀进我的摇滚心思

呜呜咽咽,忧伤与离去
早在荒芜之初就有
炊烟从陶釜升起
河水洗净许由的耳朵

七孔骨笛是远古的仙鹤
藏在人间的爱情

在登封袁桥

西屿

先祖亲手栽下的老槐树
还在那里
抱着它的大伞
为一村的人

围着戏台的人
还迟迟没有
散去

避难楼还在
无言的诉说
几百年前的地道
把我们在这头
送到那头

我们爬上高高的城楼
远山依旧
却怎么也看不见
曾经的颍河

灯下漫笔

漫山蓬裹栗

袁占才

稻田,你一听这村名,就会想到它的山环水绕,它的稻谷丰盈,有谁会料得,它竟是隐在鲁山城西三十里处,被一圈大山围着。山的皱褶中,不见稻影,但见栗树满山,栗果摇曳。

节到立秋,温差拉大,午热还在。当我置身稻谷田的沟畔,攀爬到山腰,翘起至山顶,聆听着密林间由蝉鸣引领的无休无止的复调乐章;看漫山栗蓬悬树,栗苞挂枝,一粒粒星星一样璨在山间,我讶异了:这气韵,是要把群山覆盖啊!忍不住,我的眼睛不停地上下扫描,一会儿仰看,一会儿俯观。但见稻谷田的栗果,齐刷刷、细密密,裹层尖针,一个小刺猬似的擎着。脚下草丛,几多茸茸毛球跌藏。我弯腰欲捡起一粒剥开尝尝,不小心手被扎得生痛,赶紧甩掉。自然界就是这么神奇,多数坚果,天然造化,壳外裹壳:松子外层有松塔鳞瓣;核桃外表有青皮涩苦。栗果的外表是毛刺,连手都摸不得。何以要设防两层?不单单为的防范松鼠偷食、鸟雀啄吧,是否是造物主造它时,就预示了它的金贵,它的自珍自爱?

仓颉所造之字,凡牵扯树的,多是“木”作偏旁,偏偏在左边。“栗”字却出格,它把“西”摆在了“木”上,其字意原本就含有果儿从树上抖落。稻谷田村,一道道沟谷,一扇扇坡面,透着原始的古朴,栗树唱主角。这样的山坡我还是第一次看

到。棵棵古栗,百年树龄,合抱之粗,笼下半亩多的阴凉,收获百斤栗果不在话下。村民介绍,这儿的栗树多老栗。其中有一棵,两个人也难以合抱。言及此树,村民们语含崇拜,声带自豪,尊说这是一棵“栗王”,老树不老,至少葳蕤了千年。一千岁是个什么概念?活老了三四十代人。难怪村民们说它是一棵“老母树”,方圆百里的栗果,大多是从它身上剪了枝儿,嫁接去的,这么说来,它的DNA甘甜,从未退化。鲁山四境之内古树多矣,活一千岁的也有,多呈老态,难再孕果。这棵古栗特别,生命力无穷无限,成了树神,恩惠八方。

倒是另一棵古栗树就没这么幸运了。“栗王”东侧二十来米处,有一墩“活化石”,碾盘那么大,栗身被砍伐。这棵老栗离崖太近,风摧它,泥冲它,水刷它,把它剥蚀得根部几近全裸,偏又遭了雷击,腐了,空了,朽了,然而却还没有死掉。村民们没有举行悼念仪式,却是忍痛伐掉的。这么一伐,奇迹发生:树墩右侧,竟涌出新枝一枚。新枝上,村民又作了嫁接,输送去了新的能量。看新茬老茬无缝弥合,凤凰涅槃:树也像人,绵绵瓜瓞,沧桑轮回!

稻谷田整座山林,杂木疯长,栗多栎多。“栗”“栎”同音同科,却有着质的区别。栎树也叫作树、橡树,如一个人,有乳名,有学名,有字

号。栎树若要年年溜地砍伐,砍成栎疙瘩,让它发嫩生生的栎芽,可养炸蚕;若不管它,任它蹿天,蚕登不上去,它就结出了橡子。橡子可作染料,也可食用,但味道比栗子差远了。而栗树结出的栗子通肾益气、健脾养胃;可烧可炒,可蒸可煮;可当主食,可作点缀,掺进哪一种菜肴都增味。史家夸其:“肥也,嫩也,暖也,非老好饕不知。”从古到今,它专情坚贞,只这一个名号,至多冠以板栗、毛栗、锥栗、油栗,却依旧不改初衷,一个属性。“栗”“立”同音,豫西婚俗,撒把枣栗,预示新郎要“早立子”“早立家”“早立身”,但偏偏栗子不像橡子是单个裹壳,一粒果住一个屋子。栗子是一个毛穗哪怕有三五粒,也非要拢在一堆儿,仿若一大家子窝在一起,有气一同吸,有苦一齐担,待成熟时咧开嘴,一块儿蹦出来。挤堆的果不孤独。稻谷田的栗子是油栗,为栗中上品,它果小,壳黑,油亮,离皮,肉黏,甜丝丝,面丹丹,香飘十里,是地标产品,名气大得很呢。

栗花晚开。它淡泊低调,从不争春,只待五月里,万花零落,它才把初花铺作绿色,盛花染成米黄,将稠密的雅香缀满树间。不单是树,凡是山里的花呀草呀,都朴素内敛,从不张扬。稻谷田的栗子,坚守在这人迹罕至处,于暑热中禅心般充盈,只待过了处暑,产生质的

裂变,乐而开笑。“七月杨桃八月楂,九月栗子笑哈哈。”这时候你再进栗林,此起彼伏的,会听得噼里啪啦的炸裂声,噗噗墩墩地掉落声。然而,若要待它自炸荆丛,隔上几夜,可不都叫野物叼了去呀。所以,村民们只得白露横天,栗子成熟,将炸未炸之时,就要用竹棍去敲打它了。届时,金色的喜悦映在山间,和着百鸟的啼啭,栗香与山曲袅袅。有那陌生人进山来,想尝一下鲜栗,村民们慷慨,用手一指,任凭自己上树去打,分文不取。

我疑惑,稻谷田这么一个富有诗意的村子,何以像是被人遗忘那样,保有这么多古栗?经询问方知,该村原是处在宛洛古道之上。魏隋前的鲁阳古城,在今昭平湖的邱公城,驼铃声声,驼队不绝,必穿稻谷田村南去北归。《诗经》曰:“山有漆,隰有栗。”“东门之栗,有践家室。”稻谷田山地温润肥沃,正宜植栗。唐代以后,鲁城东移,古道凋零。然而,这里的村民们沿久成习,已视古栗为传家宝树,于是,神奇的古栗正合在静寂中保护生长,它从《诗经》开始,一直蓬勃到现在。古栗纯粹,无需喷农药,不用施化肥,它在山人的目光凝视中,由着无私的年年奉献。秋来外出务工的稻谷田人回村一打,一半售卖,一半送新亲旧戚,古风古韵,温润了一方山水。

知味

金蕉叶

张富国

芭蕉绿荫如盖,扶疏可爱,体态粗犷;蕉叶似绢,质比绿绮,脉络清晰,润嫩心脆。李渔认为,“蕉能酌人而免于俗”。芭蕉的韵味,陶冶情操,让人避免世俗之气。久而久之,文人墨客、高僧雅士常常在蕉下听雨、品茗、抚琴、吟诗、作画,成了习惯。

智者方能洞若观火:芭蕉叶虽华美,光鲜照人,只是中空,不坚不实,易使人伤怀。佛经传入后,常以芭蕉易于解剥,暗示肉身憔悴,死生无常,令人心生万象虚空。《维摩诘经》有云,“是身如芭蕉,中无有实”,这让白居易感慨,“筋骸本非实,一束芭蕉草”!

于是,芭蕉及其叶子的带、片状纹饰,成了文人心底的尤物。定窑、龙泉窑、景德镇窑把它做成辅助纹样,彩绘为主,用于底部或颈部。比如,蕉叶杯,一种不能再浅的小酒杯。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中说,“饮器中,惟钟鼎为大,屈唇螺杯次之,而梨花蕉叶最小”。所以,古人说人酒量小,常以“酒仅三蕉叶”来调侃。

忽然想到“流觞曲水”。这是古人农历三月上旬巳节做的禊事:临水洗濯,祓除不祥的祭祀活动。魏晋时期,王羲之曾邀众贤兰亭集会,引兰亭旁边的溪水,围坐在曲水旁边,喝酒吟诗,“修短随化,终期于尽”,长叹“死生亦大矣”!我常想,曲水细流,什么样的杯子才能装满酒,顺流而下,转到谁那里,就能乐悠悠地取杯,一饮而下呢?战国时期的“羽觞”——如羽毛的酒杯,底宽而壁浅,似船,更易于传杯送酒,曲水浪低蕉叶稳,谓之“流觞”。文人的感伤,常常化作具象,来寄托,来流传。于是,到了北宋,按这种形制制作的蕉叶杯,便闪亮登场了。

在南京市博物馆,珍藏着一个北宋的蕉叶纹水晶杯,从长干寺地宫出土。这个杯子,水晶碾磨而成,椭圆形杯,侈口,浅腹,宛如蕉叶,口沿一侧扁扁形柄,器口镶银鍍金包边。这个杯子,经历千年的沧桑,依然光亮澄澈,纹路疏朗,让人爱不释手。这个杯子,如一树干枝,如伏笔千里,参不透它的奥秘。

那时的苏轼,是见过世面的。他饮以蕉叶,量小,却自带一种与生俱来的诗意。“清夜无尘,月色如银。酒斟时,须满十分”,杯浅,装满豪气,当然要郑重其事;“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杯小,依然可以酿出醇香;“酒酣胸胆尚开张……西北望,射天狼”,蕉叶之中,分明激越起万丈豪情!有诗有词、有书有画,汲汲于蕉叶,情怀如斯,人生无

憾。我虽蕉叶之饮,却喜欢攒局、做东,喜欢看别人大杯喝酒,“见客举杯徐饮,则予胸中之浩浩焉,落落焉,洒落焉,酣适之味,乃过于客”。饮蕉叶,却须远离不得酒,只有进入苏轼的词里,才能品出那份屡遭贬谪却初心不改的真谛。

还有一个词人柳永,靠一己之力,创造了一百多个词调,生生掀起北宋的全民歌咏运动,甚至连北宋皇帝都被圈为“柳粉”。是他,提炼出“金蕉叶”的词牌名,留下各种各样的长短词调,极大丰富了宋代人民的精神生活。他的音乐和文学才华,碰撞出灿烂火花,创作出百姓喜闻乐见的通俗歌曲。一对情人,彼此眷恋而又不能团聚,听了他的词,“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伤心失魂之状,跃然纸上。金蕉叶这个词牌名,源自柳永的那句“金蕉叶泛金波齐”。宴饮中男女杂处、豪饮狂歌,金蕉叶里,却也隐含伤怀:人那,世上走一遭,行思坐忆,且行且珍惜。不想,这词牌一出,风行开来,传递了几个朝代。

同为婉约派的女词人李清照,也曾吟道,“窗前谁种芭蕉树,阴满中庭,阴满中庭……”因为芭蕉树纯阳,庭院种植,容易招邪祟。曹雪芹深谙此道,也为黛玉编排了芭蕉树,“后院墙下忽开一隙,得泉一派,开沟仅尺许,灌入墙内,绕阶缘屋至前院,盘旋竹下而出”。这阴邪,过泉水传送给竹林的潇湘馆。在这只知安富尊荣、同族相残的富贵窝,身为翠竹,有高洁之风的林黛玉,如人鲍鱼之肆,就是想独善其身,注定活得艰难,果然应了凄怨愁苦的人生。

显然,林妹妹的不食人间烟火,曹雪芹不遗余力了,一下子把她定格《红楼梦》里。黛玉拿起那乌银梅花自斟盃来,拣了一个小小的海棠冻石蕉叶杯,浅浅地喝一口酒。这蕉叶杯,似乎为黛玉量身定做:形似蕉叶的曼妙里,海棠花色,半透明,平展,微酒。这考究的杯子里,曹翁到底装的是什么酒?是文人雅士的青睞?是诗意的生活?是凄苦的未来?不得而知。端详它,那些脍炙人口的诗词涌上心头,“樽前相顾惜参商,引十分蕉叶”。黛玉举起蕉叶杯的一刹那,不正是与文坛大咖默默地进行了一场精神交流?

“耳如芭蕉,心如莲花,百节疏通,万窍玲珑”。是的,苏轼的万物中,耳朵灵敏,心性与自然相和,天生便可聆听万物之音。持静守笃,在温润中滋养,这是清透的玲珑,芬芳的氤氲。静与雅,香与醇,古与今,于此此刻寂然安坐,静默欢喜。

了脾气呢?小小探测不出来。

此后,小小终于发现了十八格格与三姆之间的细微较量:比如十八格格以安放花架的缘故,把三姆的能源座移出了客厅,有好久山姆没机会进入客厅,工作区不知不觉限制到了廊下和园子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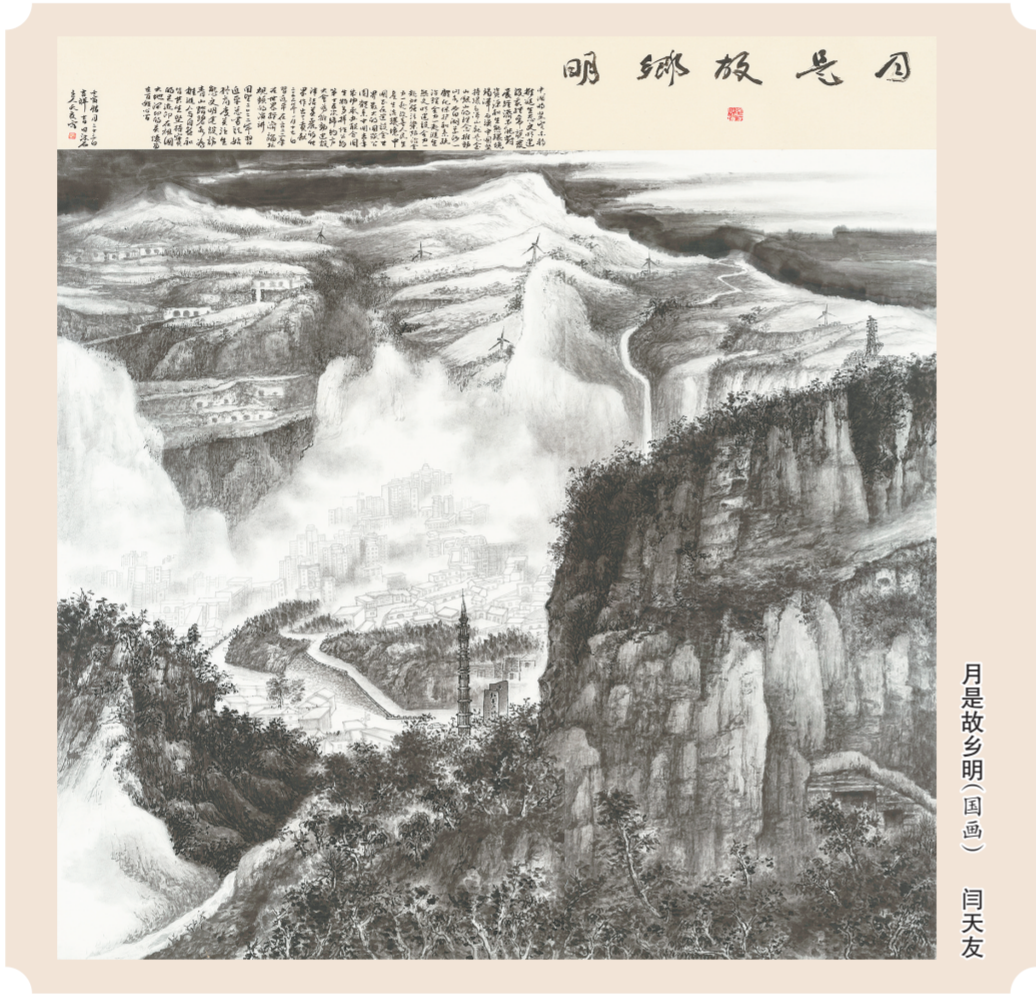
意外终于演变成了灾难。十八格格的脑回路因思维过于细腻、庞杂,出现了短路。一个雨天,十八格格不知哪根筋搭错了,数百倍地加大了家中所有家电的电量,微波炉瞬间爆炸,电按椅飞速旋压、洗衣机狂转至废、电动客厅门开合不停,所有的灯明灭不定,“呼呼”地炸裂声此起彼伏……

一家人惊恐至极,避无可避!十八格格美丽的身躯扭个不停,双目飞转,状似疯狂!无论谢博士和小小发出任何指令,十八格格似有反应却无法控制。一家人包裹着棉被,躲避着随时爆炸的各种灯管,客厅大门闪电般的开合速度让他们相信,如果贸然冲出,必会被瞬间挤成肉条。

又一声炸裂!一盏灯炸开了落地窗,一家人得以逃出客厅。雨中,谢博士夫妇欲哭无泪。突然,小小发现了被安置在廊下休息的三姆,急忙向三姆发出指令。

三姆反击了。他按照小小的指挥,一双有力的臂膀紧紧抱住十八格格的娇躯,扭成了一团麻花,再用刚劲的手指撕开她的胸口,掏出了那颗正在剧烈跳动的枫叶一样红的心脏。

灾难过去了。简单低级的第三代智能机器人拿下了高端精密的第十八代。断了能量的十八格格死死地盯着小小的眼睛,她至死不信:小十九,竟然真的毫无痕迹地潜伏进了人类的世界。



月是故乡明(图) 闫天友

荐书架

《冬季的花园》:以现代视角拓展历史小说的宽度

徐征

曾以《世纪末的挽钟》《海狼》为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家、编剧吴民民,最近完成了又一部力作《冬季的花园》。书中紧扣清末民初这一大的时代背景,在纷乱的政治格局与多个国家广阔的地域中,主人公成了各种势力博弈的牺牲品。大人物们看似翻手为云,却有着不为人知的无奈与宿命;小人物只能在夹缝中求生存,却也有颠覆正邪天平的力量。小说人物有着各自的站位,人性复杂而多面,选择大相径庭,却无一不在极力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作品对风雨飘摇的近代中国寄予了深切的同

情,冷静地剖析了清末民初的政治生态。同时,在对悲情与苦难的书写中,作者也执着于对爱与救赎的追问。基于这样的现代视角,吴民民的最新长篇小说《冬季的花园》,可谓实现了某种格调上的升华。作者对史料的运用驾轻就熟,并且能充分调动多重历史因素,大胆构思,巧妙设计了多重悬疑、离奇曲折的情节——历史中的细节,成为作品人物命运转折的杠杆。这种奇巧的构思,以及作者独特的审美探索,很好地拓展了历史小说的宽度,同时也为读者形成某种对历史的逻辑认知提供了妙趣横生的方法。

小小说

三姆的反击

林冬

植物均源自此处。山居设在山嘴,八方气流在此相遇,气候多变,气温不定,风雨陡然。博士夫妇认为这些多变的自然条件正好可以缩短研植周期,提升植物应对大自然的韧性。

维卡山居杂活太多,清理、耕作、搬运等,谢博士三年前向维卡科院院申请了三姆,但三姆只能干点粗笨的工作,清洗、餐饮等还得夫妇二人耗精力,所以又申请了更智慧的十八格格。

这个十八格格的确能干。她控制了所有的家电,洗衣、做饭、洗碗、打扫、插花,甚至氛围营造、修理修补等处处精致到位。更征服小小的是,只要小小看中的发型妆容,让十八格格看一眼,很快就能出现在小小的身上。这让原本住校的小小每月总要多回来好多次。

几个月过去了,维卡山居的生活质量明显提升了N个档次。一家人都拜倒在十八格格的石榴裙下,每天像一群母鸡一般:“格格,格格”的叫个不休……权且理解成一种享受吧。不出意外的话,该出意外了。这意外要从小